

## 作家村的建立

安徽省霍山县东西溪乡位于大别山深处,当地交通不便,没有特色资源,是县里发展落后、不起眼的一个贫困小山乡。2016年初冬,在时任县委宣传部曹君部长推荐下,我到东西溪乡采访,发现东西溪乡的领导正为当地已经废弃30年的三线厂老厂房找出路。这些三线厂老厂房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为了戒备需要,国家将许多军工企业迁至大山中,这些军工企业为当时的国家战备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东西溪乡的军工厂先改转民品,生产飞虎牌小四轮货车,曾经名噪一时,后迁出大山,落户城郊,单留下这些坚固耐用却搬不走之巨大厂房独守深山。东西溪乡没有更多别具特色的资源可以利用,但三线厂不就是独具特色、不可复制的历史和时代资源吗?淮海机械厂留下来的那些敦厚高大的旧厂房不就是最富乡情和乡愁价值的符号吗?何不将这些老厂房与作家的文化内涵来一次火花电石般的碰撞,或许能硬生生碰撞出一个乡村振兴、文学扶贫的新生命、新舞台、新篇章。

那一次与乡领导可谓畅谈甚欢、两厢情愿,一拍即合。我们离去后,信息往来,绵密不绝,都是要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文化新生命谋划、添砖加瓦。2016年12月30日,霍山县东西溪乡中国·月亮湾作家村文学扶贫项目启动仪式,在东西溪乡原淮海机械厂旧址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作家、诗人、媒体记者百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当地曾因军工厂的存在而见过大世面的村民热烈地欢迎即将面世的作家村!启动仪式之后,当地党委政府开始了艰辛的一期工程

是无意间遇见那座院落,在山林后。我没想到,蜿蜒山路的后头会有人家。石头堆砌的围墙上,有野草扎堆,陈旧的木门上方立着一块牌匾,隐隐能辨认出“手工土陶”几个字,很有年代感。在树林掩映下,庭院深深几许,看起来像个隐士,岁月静好着。院子里摆满了土陶制品,一个一个,在阳光里展着欢颜。

院子的主人是位60左右的大叔,他正在神情专注地拉坯。看到我,他并不惊讶,打了招呼,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我守在一旁,看他捧起一团陶泥,坐在木制的转盘旁,一边用脚匀速地拨动转盘,一边熟练地操作着陶泥,变换着形态,很快,一个陶罐就成型了。紧接着,大叔将这个陶罐搬到院子里晾晒。他说,晾晒几天就能上釉了。

院子的后排,有个小展厅。大叔带着我去里面参观,木制的架子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陶制品。有憨态可掬的娃娃,有惟妙惟肖的动物,也有古色古香的花瓶……最最令人惊叹的,是一座“孟母教子”泥塑像,人物表情丰满,神态生动,连衣服褶皱

建设,筹集资金,规划设计,排除障碍,持续推进。2017年10月28日,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举行了盛大的开村仪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市县领导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诗人及媒体记者数百人莅临开村仪式现场,当地群众数千人围聚在油坊河边,共同见证三线厂的华丽转身。

霍山县东西溪乡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项目得到了全国各地作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王蒙先生为作家村题写了村名并亲自参加作家村开村仪式。中国作家协会铁凝主席也十分关注作家村建设,多次了解作家村建设及文学扶贫效果情况。2018年9月,铁凝主席率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团来霍山县东西溪乡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采访、调研,推动中国·月亮湾作家村在乡村振兴、文学扶贫道路上更好发展。首批18位作家入驻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他们在东西溪乡开展各种义务支文支教活动,为老区的脱贫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全国各地作家也用赠书、捐书等各种方式,为中国·月亮湾作家村这个新生命的健康成长助一臂之力。中国·月亮湾作家村的建立,为大别山偏僻老区带来满满的活力,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人头攒动,他们不仅带来了人气、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消费、带走了如诗如画风景和土特产品,他们更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新潮流和宽广的眼界。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的正是绝地反转、敢为天下先的那么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

## 土陶里悟人生

司徒德珍

都做了精致的描绘。大叔说,这是展览馆特订的。语调里满是自豪。他又给我一一介绍了其他的陶制品,这个是可以作为伴手礼赠送友人的,那个是乡下人喜欢腌咸菜用的。

我看着这些陶制品,问,它们都是陶泥做成的吗?大叔答,当然了,从碎泥到烧制,每一道工序都是一样的。我不禁感慨,说:“果然是同人不同命,连土陶品都有高低贵贱之分啊。”闻言,大叔笑呵呵地说:“孩子,如果陶制品都是一样的造型,一样的用途,那该多枯燥无趣啊。这陶制品跟人一样,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使命,也各有各的幸福。”见我一脸狐疑,他又接着说:“比如我吧,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在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大学。有的有了体面的工作,成了干部;有的下海经商,发了

大财;还有的去当兵,保家卫国;而我,只是守着祖传的手艺,跟陶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我的人生,也一样是幸福快乐的。”

我忽而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的同学当中,有人可以呼风唤雨,有人可以坐拥繁华,而他,养育我们姐弟四个,终日忙碌,像头沉默寡言的老黄牛,从未有过怨言。我曾问过父亲,看看他那些同学的人生轨迹,再看看自己的,可曾有过懊恼和不甘心。父亲一脸从容地回答,没有。他说,生命的意义不是比谁的更光彩夺目,而是热爱生活,安心地做自己。

大叔又带着我转到另外一间屋子里。那是一间花草房,里面的瓶瓶罐罐里,植满了花草,欣欣向荣着。大叔说,这些瓶瓶罐罐说起来是残次品,有烧烤时裂纹的,有搬运时砸坏的,但它们一样有用途,一样有意义。我在大叔的这句话里陷入了沉思……

临走时,大叔送了我一碗肉,紫红的陶碗与多肉相得益彰,在阳光里泛着熠熠光泽,像生命的沉淀色,也似生命的欢喜色。我捧着它,像捧着一团幸福,安安稳稳,温暖美好。



光芒万丈

汤青 摄

临海灌溉方便,岛上所产的稻米品种甚多,因此制作印糕,民间有的以籼米粉为主,有的以粳米粉为主,也有的以糯米粉为主,其中尤以糯米者为佳。馅料用红糖、白糖等,另行调成糊状,再加入切碎的红枣、核桃、青丁红丝等,经过熬制而成。豆沙用的是本地有名的大红袍赤豆加工。制作印糕的木模翻版、框架盖板,都是岛上的菊花板匠人雕刻而成。印糕的其他制作工具为小石磨,筛筛,刮板,剪刀等及相关的厨房用具。看似简单的印糕制作,也得有如下几个步骤:首先得将糯米放在水中浸泡后打磨成粉;然后摆放印糕套框于案板,筛粉入框,必须要双手严密地缓缓地摇动筛子,让米粉如同雪花般筛入印糕模具中;再次在框内的米粉上用器材一排排抠孔在孔内加入事先备好的馅料,在上面再次筛粉让盖粉遮住馅料,用盖板在盖粉上轻轻敲打加印。待到在加印好的印糕上面切割,使之成为一块块方糕时,就可上蒸开锅,约十分钟起锅,加青箬衬底,始告完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崇明印糕的制作技艺也日臻完善。岛上的人们除了制作惯常食用的白糖印糕、红糖印糕、豆沙印糕外,还摸索出了薄荷印糕的制作方法。年年夏秋薄荷生长的旺盛期,人们会采来新鲜的薄荷叶,加工成薄荷汁液,将其兑入米粉中,搅拌后制作印糕。这样的印糕,既保留了原来的外貌,又使其口味起了截然不同

的变化:清香怡人,风味独特。入口清幽幽的味道直窜脑门,舌尖凉凉的、甜甜的,咬上一口齿颊留香;咬上两口没齿不忘,成了夏季消暑纳凉的上乘佳品,亦是当今人们追捧的美食。

我家住在大山里,一年四季吃水都是用肩挑。挑水是父亲的“专利”,一对大木桶挑在他的肩上,背不驼,腰不弯,大步流星,桶里不溅一点水花出来,仿若四两拨千斤,很是轻松。

那年秋天,父亲不幸去世。我的事业和婚姻也遭遇了“滑铁卢”。于是,回到娘家疗伤。有天清晨,水缸里没水了,母亲将一担空桶放在肩上,准备去挑水,她赢弱瘦小,与木桶一样高,我一把抢过水桶,嗔怪道:“妈,缸里没水了您喊我去挑嘛,我长得牛高马大,挑一担水还不是小意思?”

然而,我却从没挑过水,肩膀是尖的,扁担在我肩上打滑,又不懂得换肩,一担水擗在肩上,仿佛吃醉了酒一般,一路趑趄趑趑,停停歇歇,三里远的路程,像走了万水千山,挑到只剩半桶水了。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心如鹿撞,汗水淋漓,累得一屁股瘫倒在草垫子上。想起有一种叫鼯鼠的动物,“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我空读一肚子诗书,却跟此动物一样无用。看看村里与我同龄的

## 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二章)

许辉

## 作家村的一日

中国·月亮湾作家村是中国散文学会正式颁授的,中国当下唯一的“中国散文小镇”。天似亮未亮时,山谷两边的鸟已经各式各样地啼叫着了,有的声音是咕咕的,有的声音是哗哗的,有的声音是哗哗的,有的声音是叽叽的,有的声音是拉长的,有的声音是拉长后又拐弯的。

其实,秋晨的山乡早已醒来。山花移小院里的杏树树干在深夜的寒凉里缩成紫红,但树叶深绿。淮河书院的大门外有一位妇女在打扫当晚的落叶,她隔着油坊溪用当地方言和骑摩托路过的一位山民说话,嗓音响亮又带着山土味。枕溪山房门外的草地里长着一片片黑色的地皮,夜里温度越低,它的颜色似乎越黑,直至黑到透明透亮。

我们清晨醒来,先在作家村志愿者的值班日志上记录来村的所见所闻,再沿山谷里的文学步道环行一周。这条环路大约有四五公里路程。栖风谷里的石斛苗上挂着晶露,松针上一片珠白,但那也只是露,不是霜,成霜的温度还要再低一些才行。溪侧人家正用老式方法磨豆腐,豆香在溪头安逸地飘动,于是一种当地叫豚的鸭头昂起呱呱地在溪边叫起来,提醒路过的人注意它们的存在。一路上都有桂花的香气沁入人心,闻到桂花的正香,心里再堵的人,情绪也会一下子好起来,更不用说桂花的香气里还有低矮深绿的茶树、高大的板栗树和藏在野

草丛里当地叫八月炸的一种香甜的瓜类的衬托和点缀。

上午的读书会就在枕溪山房宽敞的堂屋里进行,先简短地举行了向淮河书院赠送新书的仪式,文友们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作品集,赠送给能容纳6万册图书的淮河书院图书馆。接着是读书交流会,每位作家都介绍一部自己最近阅读的图书,有的是文学类,有的是花木类,有的是文化类,有的是科普类,还有的是格言警句类。这样的读书会允许品茶、走神和望向窗外的,但不怎么允许发出声响,以免影响正在交流的文友。茶是东西溪乡当地出产的土茶,也许无名,但有正宗的山林、响溪和花草的香气,没必要掺上半点假的。走神类似心游,人在室内,心游山中,借着清明的阳光,在大别山的峰峰岭岭间飞翔一阵子,再落回到枕溪山房的读书会中。窗外老鹰盘旋、清气涌动、溪水叮咚,作家村几位身材修长、面容较好的管理员陆续走过窗外的作家村小菜园,小菜园里最后一茬豆角快能收获了。

上午10点半文友们前往东西溪乡中心校,给初中的同学们上一堂文艺课。作家们都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相互的课题不能重复。有的讲作文写作,有的讲经典阅读,有的讲传统文化,有的讲摄影构图,有的讲学习方法,有的讲审美趣味。有的动手,有的问答,有的到走廊实习,有的共同诵读。课程结束回到枕溪山房,众文友开始围绕厨房的土灶生火做饭。一大早已有文友起小镇露水集来当地土猪肉、嫩排骨、水

库鱼、山野菜和清豆腐,这时女生们洗肉、切菜,淘米一展身手,男生有的择菜、摆盘、打下手,有的烧火、打来散酒、买来佐料。菜炒得越来越香,近千平方米的枕溪山房里的柴烟也越来越浓,原来司灶的男生没有烧火经验,灶膛里的松柴塞得太满了。

开饭时邀来乡里干部和西溪社区的村民共进午餐,大家吃着香喷喷的土猪肉、山野菜和焦糊饭,话题满满,笑不绝声。这时隔壁淮河书院大舞台已经开始试音响了,下午在月亮湾作家村进行一周研学培训的金融系统学员,要进行结业联欢了。学员们演出了歌舞、相声、小品、独唱,驻月亮湾作家村的作家们奉献了一首诗朗诵,月亮湾作家村的管理员奉献了一曲萨克斯,东西溪乡中心校奉献了一出留守儿童剧。晚饭后在各山村调研的大学生陆续回到村里,气温急剧下降了,大家集中在枕溪山房,山房的中间放了两个大炭火盆,里面的木炭烧得红彤彤的。山林黢黑,寒风愈紧,大家围坐在火盆周围,乡干部和驻村作家一方,大学生们为一方,不知怎么地竟打起歌来。大学生们的歌常常没听过,作家们的歌大都是老歌。

夜深渐时,乡里的值班干部传来消息,寒流来袭,冷雨飘洒,气温骤降,下半夜山路可能会降雨结冰,明后天更有可能暂时封山封路。于是大家结束了对歌,大学生们围聚在火盆边,总结一天的田野考察工作;驻村作家们则收拾行装,分别发动汽车,连夜离开大别山深处的中国·月亮湾作家村,返回100多公里外的城市。中国·月亮湾作家村的一天安然而逸适地慢慢结束了,但山里和山外的那颗心,仍在共同地跳动着。

## 跑冻

马浩

跑冻,是家乡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溜冰。家乡把水结冰了,说成上冻,跑冻就顺理成章了。

冬天,跑冻真是一件快乐而又刺激的事,冰冻了水的表层,水在冰面下是流动的,未结冰时,只能站在岸边看水,发呆,胡思乱想,当然,暑天可以下水游泳,但人没入水里,被水包围着,似乎成了水的一部分。冬天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水塘,河道上冻了,原来柔软的水塘、河道,便成了一条明亮的道路,无须绕道或乘舟,直接从冰面过去,这似乎与节省脚力无关。人立在冰面上,可驰目河道,可细察水草,以及悠然游弋水草间的小鱼……

一夜的西北风刮过,早晨,沿河柳绿满了银花,那些挂满白霜的柳条,随风摇动着,似乎能听到相互撞击的脆响,此时,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大人小孩,有人用力踩着冰面,咔嚓一声清响,便生出一道长长的冰纹,或有人在岸边搬来块大石头,狠命地向冰面砸去,咣的一声,石头已滑向河心,经过一番测试,便可以放心跑冻了。

跑冻时,炸冰声,清脆、激越,真乃天籁之音。大人们跑冻大都是十多人手挽着手,步调一致,脚步齐落,嘎嘎作响,脆声穿空而去,冰面也为一沉,抬起脚的一瞬,冰似又弹了回来,如此往前赶着跑,只见冰面一起一伏,道道冰纹在河面上,画着抽象画。孩子们在冰面上乱跑,一个不小心,摔在冰面上,疼了,哇哇大哭。在冰面上,抽转悠(陀螺)也很有趣。平时在土地上,摩擦力大,转速不快,还老是灭;冰面就不同了,抽一下,可转半天,转速极快,在悠转顶贴上五彩纸片,能转出五彩斑斓的旋涡。天越冷,跑冻的人越多,玩得也越欢快,跑得满头大汗,热气透过厚厚的棉袄往外冒白气。常听大人讲有人掉进冰里去的事,怕出意外,家长是不许小孩子跑冻的,那只是流于口头,也只能流于口头,谁又能一天到晚跟在孩子的屁股后面,但该说的还是要说,其实,哪个家长不知道,孩子在外面跑冻呢?

## 挑水

杨钰珍

女子,插秧、打谷、挑粪、担水样样都会,再看看自己,事业遭遇瓶颈,婚姻半死不活,挑一担水都累成狗,真是既无用又惭愧啊。

由于自己挑水的技术差,每天只想挑一次水,挑的水仅够我和母亲用一天,两个月过去,天天如此。谁知,有一天早上起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看瓦缸里,连洗脸水都不够,我气得直跺脚,嘟囔道:那么大的雪,井口一定遭封了。问母亲,是否可以用雪煮饭?母亲扑哧一笑:“傻丫头,雪是封不住井口的,井水是从地心里涌出来的活水,是热的。再说,雪看起来洁白,其实是比较脏的,不能直接当饮用水。”

我穿上胶鞋,挑起木桶,给厚厚的雪地上盖上一串印痕。

来到井边,井四周虽有雪堆砌,井水却如少女的眼,清凌凌,水汪汪,冒着氤氲的

水汽,用葫芦瓢舀起,水果然是温乎乎的。

林清玄讲过《碧岩录》的故事,说有个德云禅师,为了开悟一位痴圣人,便一起去担挑积雪,希望能把井口埋起来。禅师由此启示圣人:只要用心底有一口泉涌的井,是不怕被寒冷的雪封埋的。

同样的,如果我自己是一口活井,即使风吹雨打,霜欺雪压,寒彻骨冰严寒,把它融化了就是,谁能把我打倒,封住?“为了爱,失恋是必要的;为了光明,黑暗是必须的。”为了吃到清冽的井水,受苦受累是必须的。握紧扁担暗暗下决心,我要成为自己的导师。从此,每天挑三次水,早上一担,中午一担,下午一担,水缸里的水每天都是满当当的。半年后,我挑一担水不仅能够健步如飞,还能轻松换肩哩。

从此,在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里,我努力工作,刻苦学习,认真锻炼身体,微笑着生活,拿起笔默默地写作,居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

大雪,埋不住一口泉涌的不冻井,同样,没有人能够掩盖我自强不息的光华。

## 新稻登场话印糕

柴焱熊

印糕历来是崇明民间的一个传统小吃,一个不可多得的美食。

崇明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平坦沙洲,岛上自古农业兴旺,农产品丰富,其中稻谷尤多。岛民在每年初夏时分栽秧种稻播种,秋季,收获大量的稻米。逢年过节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家庭,他们会把稻米加工成可口的米食制品,用以犒劳自己或者馈赠亲友。崇明的印糕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种,它和崇明糕、崇明圆子、崇明草头烧饼一样,风靡整个岛域。

早先,一到秋收新稻登场时分,每个集镇都有印糕售卖。它软糯可口香甜诱人,既不粘牙又不涩口,深受老人小孩的欢迎和青壮年的喜爱,上镇售卖或购置日用品时,吃上一块印糕可谓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岛上早年交通虽然欠发达,仍然有人推着小车子在乡间叫卖印糕,生意十分红火。久而久之,制作印糕因此也就成了农家糕点加工的一项技艺,人们竞相仿效。当年印糕的加工制作盛况,一点也不输于崇明糕的生产。

关于印糕的来历,在乡下民间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传宋朝著名文人范仲淹,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在苏州天平山下的咒钵庵里栖身。由于咒钵庵年久失修很凄凉,范仲淹一日三餐吃粥,把肚皮撑大了。他想了一个办法,把粥盛在盘里冻结,像豆腐似的把粥划成一块一块,挑灯夜读肚子饿了,就拿一块吃。如此方粥,取名“白云糕”,好友石梅卿对此改进,让人用糯米粉仿照范仲淹的“白云糕”做了方糕,后来叫白印糕。

众所周知,一年四季分明,气候寒热适中的家乡崇明岛,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生长着多种多样令人骄傲的食材。再加上崇明岛早期的居民又都从大江南北搬迁而来,五方杂处的百姓带来了自家原住地的小吃加工制作技艺。米粉、麦面、玉米糍等等糕点制作的手艺,也由此在江口崇明岛上得以流传开来。由于临江